

春天记

□马国福

一月

春在乡野已三分。

这些在深冬开放的油菜花是春天的先遣部队，它们和冰霜较过劲，和冷风交过锋，冰霜缴械投降俯首称臣，冷风偃旗息鼓。野战军的烽火是那一抹占领冬天的黄。冬天是植物们的学前班，是节令的启蒙熏陶，春天是最初的信仰。油菜花将在三月暴动，它坐稳江山。春风浩荡，所有的恩典在路上。

我在清晨的田野游荡，我要做一个捕捉露水的人。露水在尘埃之上，目光慈祥清澈，这是黑夜的使者，神的门童，它们莅临人间，用一寸一寸的晶莹安抚一片一片河山版图上的焦灼和枯寂。

油菜花一直是乐天派，她毕业于冬天的舞蹈学院，在寒风中孤零零领舞，舞姿翩翩，像跳级生，从低年级一下子跃到高年级，势单力薄，但她还是笑容恬淡，召唤身边大片大片还在发育中的油菜花对春天抱有信心。

卷心菜内敛，不善言辞，那些好事的毛毛虫总是不安分地侵入，镂空它绿色的衣裳。企图打探它深藏在心底里的秘密。守口如瓶的卷心菜防疫如城。谁偷走了它的光华？一个个细小的破洞，等待春天修复补丁。

乡野里的童话，一寸一寸都是我们年少时丢失的脚印。沿着一片蔬菜叶的纹路，我们轻易就能找到老家的门牌。告别从来不是遗忘，我是我的邮政编码，我是我故乡的门牌号码。寒风抚琴，拆迁后的房屋抱紧一屋孤独，空荡荡的窗户仿佛露天电影的幕布。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桃花依旧，瓜架依旧，只有那电线杆上风干的丝瓜如僵硬的音符在风中飘来飘去，唱着秋天的挽歌。暗哑的声音，不再是冬季恋歌。咸鸡咸鱼咸肉献祭过去的岁月，我们一起祈祷并祝福，国泰民安风调雨顺，让山河日月都闪着喜悦和恩泽。

二月

二月底三月初，江海平原的油菜花渐渐开了，如少年得志，汹涌澎湃，像一个个诸侯，割据了河边的田野、荒地、陇坡。

它们醉饮春风，进入微醺境界了，这也是一个艺术境界，它们仿佛有了灵感，像画家酒后想要画画。到了四月初，它们完全盛开了，酣畅、痛快，用颜色欢呼雀跃，仿佛进入了深思熟虑的哲学境界了，所有的思考、想法都不需要打腹稿，直接脱口而出。它们怒放的态度，俨然走在了从地下上升到天国的路上，黄得澎湃白郁，如同茅台镇上530的酱香白酒。它们挤在一起高谈阔论，如庄子逍遥游，与天地精神往来。到了四月底，油菜花行将凋谢，它们已经大醉，进入繁华看尽栏杆拍遍的神仙境界，大有我醉欲眠卿且去，明日抱琴还复来的架势。最终，它们将陷入寂静，积蓄力量，在时间的银行储存自己的实力，等着夏天结成菜籽折合利息。

迎春花领着风匍匐着一寸一寸抵达。玉兰在一场梦中醒来，发表了她的白皮书。春天最具有契约精神。玉兰开了，她借走了黑夜所有的光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春去春会来，花谢花会开，不就是它们遵循大自然道德律令的契约精神吗？经历了一个冬天的严寒，玉兰脱掉了沉重的

玉兰
一瓣

盔甲，外壳上细腻的绒毛让人想起独钓寒江雪中的孤舟蓑笠翁，它不用独钓寒江雪。这粉色的、白色的、紫色的花蕊在各自的盔甲内温暖地宅了整个冬季，这多么像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响应国家号召宅在家里自我保护的广大百姓啊。宅心仁厚，百姓就是天，就是地，就是天地仁心之大成者。尽管目前暂时步履维艰，暂时的隐忍如修行，总有出道的日子。当惊蛰的一声响雷，叩开那尘封的心扉，所有的芬芳与隐忍必将给春天以王者的桂冠。

三月

三月三日天气新，中午漫步濠河边，柳树刚吐绿，细柳枝像一支温度计在给河水测量体温，水面安顺平静。这个时候河流的腰是软的，柳轻佻，桃花灼灼，按捺不住它的野心。耳边鸟鸣清脆，鸟鸣是绿色的黄色的粉色的白色的紫色的。春天是鸟的大染坊，羽毛如洗，歌声多嘹亮。每天清晨在鸟鸣声中自然醒来，鸟鸣如钟声如潮水，濯洗我们耳根的清静。柳树如同初学书法的人门级小学生，本讷、害羞、谨慎，刚开始只敢在水面上书写楷体，工整、平稳、方正，练着练着笔画稳了，结构正了，就有了自信，胆子也慢慢地变大了。风来了，似乎给了柳以鼓舞，她终于大胆地在水面书写行书了，笔锋旋即划破水面，借助风力行云流水，俨然一个书法速成班出来的学生。野鸭在河里游动，它们停泊在柳树的倒影里，如五线谱上的音符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它们即将报幕：春天的圆舞曲即将开始了。

古人云“林中野鸟数声，便是一部清鼓吹；溪上闲云几片，便是一幅真画图”。柳树还是一个高明的针灸师，它会给解冻的河水针灸，针灸冬天河道里淤积的穴位，消除它们神经里的疼痛，让河水无忧无虑放下包袱寻找远方。

早开的梅花已经生锈凋零。美好的事物不宜太满、太盛、太盈则亏，亏则逊色。古人说花看半开，这是美学；花如果全开，那就是生活，是日常的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。

桃花跃跃欲试，紧实的花骨朵被包得严严实实，仿佛里面藏着头条新闻，等待时机一到就引爆天下广而告之。春天就是天地乾坤的头版，就是每天都有新闻发生的新媒体。春天不是《参考消息》，而是《春光日报》《春风导报》《春色时报》《春讯快报》《春闻晚报》。这样一想，春天就是一个庞大的报业集团了。

结香花就是最水叶子的好人，从不说谎，也不先长叶子，但他最先捧出了最浓郁的香，让你潜移默化中知晓他的厚道，日久见人心嘛，好人的好，我们到了最后才看清楚。

红叶李是一树繁星，密密麻麻的小碎花，仿佛在和谁说着悄悄话，她如同最喜欢短句的作家，柔软、低调、善良。我愿意和世界上所有的花木做亲戚朋友同学知音。

周末的时候，我走到郊外田野里散步，麦苗青青，锋芒初现，是绿色的琴弦，豌豆蚕豆爬在篱笆架上捧读阳光的教科书，它们好学习上，似乎从没有厌学的念头。有老人在荒地种菜点籽，是啊，他们是天下最好的作家，种子是他们的文字，他们用一粒种子点化僵硬的土地，点化春天。

春天就是一幅国画，那些花儿就是它的印章，他懂得留白，懂得空间和线条的美学。花开花落，在继承天地之美德，在接力时令之美学。我等俗人独坐河边遐想：“结庐松竹之间，闲云封庐；徙倚青林之下，花瓣沾衣”倍觉“佳思忽来，书能下酒；侠情一往，云可赠人”。



阳春

夏格丹

在京都学习韩语(下)

□苏枕书

2018年秋初，韩语班来了一位插班生，叫做藤方史子。她正在交往的男朋友是在日韩国人，未来的公公婆婆虽出生于日本，是“在日二世”，但都会说韩语。她想给他们留下好印象，因此打算在结婚之前突击一段时间韩语。我们换了一位陈老师，教学风格一变。陈老师每节课前都会写大量板书，教授各种课本之外的语法和单词，并严格布置作业，也喜欢突然问我们某个语法或单词。见我们一脸茫然，他会毫不客气地指出：“之前我已经讲过了呀。”听说我因为想读文献而来学习韩语，他表示很感兴趣，问我具体做什么研究。我告诉他之后，他说自己的领域是宗教学，“下次也许我们可以交换论文抽印本(扳刷)”。哦！我逃开的学院风气，竟在轻松愉快的韩语班又相遇了，顿时有点不知所措。不过其他几位同学都没有感受到我的紧张心情。

2019年3月末，陈老师课前的板书写道：

为了迎接春天，我上周在家里做了大扫除。家附近的玉兰花开得非常美丽，已经到了最盛的时候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樱花也要全开了。

这样文雅的句子很打动我。四个月的学习之后，史子没有继续课程。她已结婚，打算辞掉工作，先为怀孕努力，等生下孩子后再作打算。她离开前，我们一起去吃烤肉，送给她一套餐具，作为新婚的祝福。她的丈夫来接她，与我们端端正正鞠躬道谢。史子很羞涩，我们告别了很久，目送他们离开。而没有继续课程的还有奈南，先是请了好几次假，后来感觉自己难以跟上陈老师的节奏，又怕耽误我们的进度，决心先退出小班，重新从初级学起。

奈南的决定让剩下的我们很抱歉，挽留了好久，而她心意已定。小班剩下三人，迎来了新老师安美娟，是一位非常温柔的女性，济州岛人，毕业于首尔某幼师，若干年前随大学工作的丈夫来到日本，育有二子。她给会话练习安排了不少时间，每次上课前，都会依次问我们：“最近过得如何？”我们不可以照着笔记朗读，而需要尽可能说出完整的句子。我很喜欢她不疾不徐、和风细雨的态度，有时同辈说话，情绪急躁之际，会突然想起她，语速便自然放缓。

有一回安老师有事，陈老师为我们代了一节课。看到我们如临大敌的状态，他停下飞快板书的笔：“为什么大家看起来好像非常怕

我？”

“……好久不见，怕在您跟前表现得不好。”三人交换了眼神，支支吾吾答。

陈老师很不好意思似的：“你们都很努力，进步也很大……我以前是不是，太凶了？”

我们连连摆手摇头，而陈老师对奈南的退出似乎很负责，那节课讲解得格外细致。

2020年初，与夕夏、润子、奈南聚到一起开新年会。巧的是奈南重新转入的初级班仍由陈老师担当，她讲了许多陈老师的近况，说他还是喜欢课前板书，但比从前温柔了许多，会经常停下来询问学生有什么没有听明白的。“真的对他很好奇，他有没有女朋友？”大家突然开始八卦，并出谋划策，建议奈南下次上课时如何巧妙发问。善良的同学们打开手机，没有检索到什么，我决定挖掘一番——搜索后发现，陈老师曾毕业于天理大学，后来去东北大学读书，前几年博士毕业，如今在京都本地做研究员，发表了许多论文。又想起陈老师说的交换论文抽印本的事，非常惭愧：“他的业绩真的很多。”又有点罪恶感，“我不该搜索的，虽然调查信息对我们来说是最基础的技能。”

润子安慰我：“说不定他早就搜索过你了。”

大家笑道：“研究者好可怕。”奈南感慨道：“我们好奢侈，有这么厉害的人教我们语言，我都没有好好做作业。”

夕夏忽而提起一个尖锐的问题：“陈老师真的太勤奋，已经成为研究者了还要出来教语言。”

座中的我又感觉心头一紧，同她们解释文科研究者的艰难处境，在没有找到正式教职之前，大家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一边养活自己，一边继续研究。我给她们讲述了前几年日本思想史青年研究者西村玲自杀的事，为了说明文科研究者的处境并没有她们想象中那样“了不起”。她们很震惊，气氛冻结，一时话题不知该如何继续，润子急忙将烤好的肉夹到我盘子里，让我多吃些。

奈南很不好意思：“陈老师这么厉害，我却老在关心他有没有女朋友这种细枝末节的事。”

“这个问题很重要。”我告诉她，“因为事实上，很多年轻的文科研究者都找不到女朋友——因为贫穷和忙碌。”

气氛再次凝固。偶尔的确有这种尴尬的时候，不断说不合时宜的话。我打起精神，努力岔开了话题，

尽管心里还在对陈老师的业绩自惭形秽。

那日奈南告诉我们，在她读高中时，曾交往过一个男生。某一天，男生很郑重地找到她，说有一件事要坦白。“他拿出护照摆在我跟前，告诉我自己是在日朝鲜人。而那之前，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是‘在日’。他说，奈南，我很喜欢你，但我必须坦白这件事。尽管我有日本人的姓氏，但我并不是日本人。因为他的缘故，我才开始去了解在日朝鲜人的历史，知道了许多他们的艰难处境。虽然我们后来分手了，但我一直记着他的坦诚与温柔。这也是我后来亲近韩国文化的契机吧。”

后来一天，打车进城，司机问了地点后道：“那边是有什么英语学校吗？之前拉过一个客人，是去那里上英语课，你也是吗？”我告诉他，那边的确有英语学校，也有韩语教室，我是去学韩语。

“你为什么学韩语？”我老实回答，想读文献，想学点外语，对东亚近代史感兴趣，之类之类。

他又同我闲聊了几句。临近下车，他突然说：“请好好加油。其实大叔我是在日朝鲜人，我祖父那辈来到日本，备受艰辛。可惜如今历史问题尚有许多没有整理好的，谢谢你的学习和兴趣。”

事实上，上车时看到他名牌的姓氏文山，就知道他应是在日朝鲜人——这是比较典型的归化姓氏，或来自文氏，或来自庆尚南道晋州市文山邑的崔氏。但一般很少有人主动提起这点，就像奈南高中时代的男朋友一样。我家附近一位做流浪猫救助的姐姐曾谈起许多绝望的现状，忽而叹息：“其实我是在日。”仿佛这句话，是解释她无数挫败及挣扎的注脚。我通常从一些偏僻的角度进入感兴趣的世界，仔细想想，那些“偏僻的角度”，大多与微小的人的命运有关。透过他人的生命，我仿佛从自己狭窄的深渊中缓缓走出。

今年三月以来，新冠疫情在日本的蔓延之势似乎渐难遏制，我们的韩语班决定停课，并一直暂停至今。今年的奥运会也已取消，当初以奥运会为契机而想要学习韩语的同窗们，很难不感到茫然。通过在语言班教书谋生的老师们，他们的生活还好吗？不知多少人的生活甚至生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，当然我也在其中。这个春天已然流逝，远近相隔的我们，何时能够重逢？尽管不知道答案，但我依然怀着希望。

心窗
片羽